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汴京遺蹟志卷

十九至
二十二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原任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王叔愚

謄錄監生臣王貽桂

欽定四庫全書

汴京遺蹟志卷十九

明 李濂 撰

藝文六

賦一

梁王菟園賦

漢枚乘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菟園並馳道臨廣衍長冗坂故徑
於崑崙猊觀相物芴焉子有似乎西山西山陴陴卹焉
隄隄卷路姿移崙嚴崙從魏鰲焉暴燂激揚塵埃蛇龍

奏林薄竹遊風踊焉秋風揚焉滿庶庶焉紛紛紜紜騰
踊雲亂枝葉翬散摩來幡幡焉谿谷沙石洄波沸日湲
浸疾東流連焉鱗鱗陰發緒菲菲閭閭譁擾昆雞蜺蛙
倉庚密切別鳥相離哀鳴其中若乃附巢蹇驚之傳於
列樹也欒欒若飛雪之重弗麗也西望西山山鵲野鳩
白鷺鶻桐鷗鶚鷓鴣翡翠鳩守狗戴勝巢枝穴藏被
塘臨谷聲音相聞喙尾離屬翺翔群熙交頸接翼闐而
未至徐飛跼蹐往來霞水離散而沒合疾疾紛紛若塵

埃之間白雪也予之幽冥究之乎無端於是晚春早夏
邯鄲襄國易陽之容麗人及其燕飾子相予雜還而往
欵馬車馬接軫相屬方輪錯轂接服何驂披銜跡蹶自
奮增絕怵惕騰躍水意而未發因更陰逐心相秩奔隧
林臨河怒氣未竭羽蓋繇起被以紅沫濛濛若雨淩雪
高冠扁焉長劒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樂襄遊
觀西園之芝芝成宮闕枝葉榮茂選擇純熟挈取含置
復取其次顧賜從者於是從容安步鬪雞走兔俛仰釣

射煎熬炮炙極樂到暮若乃夫郊采桑之婦人兮桂裼
錯紆連袖方路摩眈長髮便媚數顧芳溫往來接神連
未結已諾不分縹併進靖儻笑連便不可忍視也於是
婦人先稱曰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嘉客兮
不能歸桑萎蠶饑中人望奈何

按菟園梁孝王之苑名也梁孝王武漢文帝子景
帝之同母弟竇太后之少子太后甚愛之賞賜不
可勝計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為複道自宮連屬

於平臺二十餘里此賦始終鋪敘苑囿之盛略無
規警之辭乘正直人也或非其真筆而子臯素善
詼諧為賦疾而不工宋人章樵亦嘗疑此篇為臯
作其知言哉

忘憂館柳賦

枚乘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
賦其辭曰

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

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蜩蟬
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
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群英而翫之小臣瞽瞍與此陳詞
于嗟樂兮於是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庶羞千
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鏗啾唧蕭條
寂寥雋人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効於鴻毛空銜鮮而
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邊撩言柳之邊
梢也自喻無細

微之補報徒
竊飲食而已

大河賦

晉成公綏

覽百川之宏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
積石之蹇我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
而激湍兮踰洛汭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
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狄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
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啟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殷
徒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却魏嬴引溝而
滅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雪賦

宋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苑園乃
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
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
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爲
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
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
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

瑞於豐年表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
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溪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
冰沸潭無湧炎風不興北戶瑾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
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掩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
紛糅而遂多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氲蕭索藹藹浮浮
漉漉弈弈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
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為珪
亦遇圓而成璧眊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

是臺如重壁達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
白鵲失素紉袖慙冶玉顏掩嫵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
鮮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綠雷承隅
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驚之貌皓汗皦
潔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
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
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
兼衣對庭鷗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折園中之萱草摘

陌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
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憊然心服有懷妍唱敬
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携佳人兮披重
幄援綺衾兮坐芳罍燦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
曲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酡
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怨年歲之易
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
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為亂亂

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
因時而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
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像任地班形
素因遇立汚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此賦本惠連作而假梁王鄒枚司馬以為辭其曰
授簡於司馬大夫蓋設言也抑亦賦之變體者歟

學梁王菟園賦

梁江淹

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為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為

古賦以奮枚叔之製焉

碧山倚巖崎兮象海水碣石朝日晨霞兮艷紅壁仰望
沈寥兮數千尺硿硿嶮嶮汨涸成岫吟呼而窟竇哮礪
礪確紫蕪丹駁苔點綺縟若斷若續如此者百有十處
奔水激集潏溟絜渠滴湟吐吸跳波走浪濺沫而相及
湍漾長驚澆灌遠注無時息焉青樹玉葉彌望成林亦
有輪囷礪碗一枝百頃萬葉共陰縹草丹蘅江離蔓荆
酷郁交布原滿隰平於是金塘涵演綠竹被坂繚繞青

翠近而復遠白砂如積雪者焉碧石如圓玦者焉水鳥
駕鵝鸕鴒鴈上飛衡陽下宿沅漢十十五五忽合而
復散乃有綺雲之館頽霞之臺其樂足以棄國釋位遺
死忘歸也若夫墨翟商瞿之倫學兼師術才叅道真方
駕連軫于沼之濱乃射宿餌魴前繳鸛鷁青黏黃梁矐
鼈戴羹臠狔柘漿窮嬉極娛雲翺兮煙翔超然左覽蒼
梧右睨鄧林崩石梧岸峒岫藏陰逮至山頂丹壁四平
靈木夾道神草列生俯瞰太一下視流星既投冠而棄

劍亦抗魄而盪靈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映
朱華未希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命知其麗攢連映
日綺裳下見錦衣上出雖復守禮令人意失遂謠曰碧
玉作椀銀為盤一刻一鏤化雙鸞乃報歌曰美人不見
紫錦衾黃泉應至何所禁妃因別曰見上客兮心歷亂
送短詩兮懷長歎中人望兮蠶既饑蹀躞暮兮思夜半

明堂賦

宋范仲淹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己之方廣

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揭三
宮之中央昭壯麗於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頒金玉之宏
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
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巢穴以革棟宇以
植徹太古之弊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宮室斯美將崇
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肇起
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壁廊焉而四達殿歸焉而中
峙禮以潔而儉必表之以茅教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

暨二帝之述焉合五府而祭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世
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禹卑宮階以一尺之崇成湯
受命革以三尺之盛赫赫周堂制度景彰七筵兮南北
之廣九筵兮西東之長堂并包於五室室辨正於五方
左青陽而右總章面明堂而背北室耽然太室儼乎中
黃都徽名之在南取盛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
惟九闔闔其三十六戶疏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天
覆復矩下而坤厚近郊之宮廣而能受通天之宇高而

弗偶八方象其幅負九陞參其前後肅肅焉聽政之廟
應辰而周彰趙趙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葱
蔥圓海兮泱泱既方舟而經梁復素飾其迴墻陳位序
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臧示邦域之景鑠期人神之樂康
左有辟雍天子學宮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同奉
三壽以勗天下之孝設三之以勸諸侯之風右有靈臺
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廼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惟
默默以有象聖之心也蓋惕惕而無災此三雍之大者

故百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稟夏之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歷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禁蚩尤之稱兵惟倉廩兮賑天之窮惟幣帛兮禮邦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亨蒙蕩蕩之至仁浸灝灝之醇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為之榮又若炎以繼天羲以永日始於仲呂之管復于清宮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夫太室命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心

氣而無逸靜百官之事驅五穀之疾無縈於關無難於
門止北伐之威以助養於生生導南風之和以飾喜於
元元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為之繁爾乃象正火位德王
金行羽漸于以南嚮穀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之
輿奏清商之聲圖有功而專任詰不義而徂征脩法制
以謹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惻搖落之情同我度量平予
權衡人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秘示萬邦致
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為之清及夫蟲介時分虎

威夕永詩人發其涼之詠日官賓可愛之景天子乃北
堂以居南面而省錫飲烝之慶從祀寒之請於是戒門
閭備邊境勞三農於休息警百辟於恭靖關市必易宮
室必整無用之器斯徹無事之官必省飭國典以俟來
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為
之靜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稽
夫宗祀之文大享之辰上儀乎皇皇盛節兮彬彬比於
郊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我則取質之純損益其

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睚睚以陳五帝之席弈弈而倫
惟太室之位乃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樽
斚離離玉幣莘莘牲牢之舉既遵於夏后蔬果之薦復
本於周人禮無不當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齋宮而肅
肅被法服而循循酌一獻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寅司儀
實相樂正攸賓進俎豆之吉蠲羅篚虞之輪囷六樂咸
在統美乎列皇八風相盪同和乎大鈞下舞上歌蹈德
詠仁非常之祭駿及者萬國莫大之孝蟻懷者兆民於

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國頌曰
明堂崇之明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教
以化之若夫元朔會同群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闡晰
晰乎宣燎之發帝時待旦而久求衣以先紆黃組冠通
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崑崙進山嶽之圭當雲龍
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負宸而立
濟濟焉辨色而入太常止其等衰九賓序其名級中階
之前三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察焉阼階之東諸侯以

同西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子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蟠木九夷之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大秦六戎之屬南上而東向南門之外則有朱琅越裳八蠻之族惟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葷粥幽陵五狄之種惟東是尚於是兢兢旅進鏘鏘肆覲嚮明者蓋取諸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况乎晨光赫

曦天顏弗違冕紱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
明煥乎天象之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咸粲粲而在共
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湛而將晞莫不君三揖于上臣
載拜于下行典禮揚風雅訪俊良議窮寡人曷幽而覆
盆賢曷惻而遺野予以盛名器予以休宗社署聖法於
圓闕馳神教於方夏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敷億兆
之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惜乎三代
以還智者間間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忘

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然有
逾遠之嘆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興
三王豈襲禮而至為明堂之道不必尚其奧行明堂之
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
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
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
世益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
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弗聞是則帝道不施胡取

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
居之日敬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敬之何也兆
靈繫之安危繇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魏
魏之弗逮廼孜孜於雞鳴惟至平之休代思阜財於吾
民懼四維之有艱尚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下
剝而上侈思寡費薄索民庶幾于格耻惟下武之太寧
亦省躬于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
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蓋舉一於臯陶廼連茹于天下

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為春懼幽陋之靡及常咨命
于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
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物
之或差持我心於誠衡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
聲厖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為但淵
淵綿綿無反無偏浸淳澤以咸若樂鴻化於自然此明
堂之道也蓋無德而稱焉我國家凝粹百靈薦馨三極
東升禮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

人之德祖考來格俟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祭之職
豈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惑也臣請考列辟之明術塞處
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為其陋奢不為其肆斟
酌乎三王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
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千萬期登
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圓丘賦

宋祁

若夫天地之區既奧而腴王者所以作京焉神明之隲

匪攻而築上帝所以定位焉我朝之擁歸運也譏函鎬
保界之陋鄙周雒潁潁之淵乃据梁之芒芒傾河之渾
渾畫邦畿之千里予以宅天子之尊然後翼翼乾乾作
邦孚先禘其祖之所自出兮遂有事乎昊天占國南之
七里得高丘之崛然自乾寓之初闢保坤靈而不遷藏
偉兆於遐葉震元符於茲年此烈祖所以哀神之對神
宗所以旅物之蠲真考之所陟降丕后之所周旋藹列
聖以烝衍總萬靈而賓筵翕降鑒之厚福焯魏魏而亡

原則晉考卜平委粟漢貲飾乎甘泉曾不得望我之末
光絕炎况並驅而齊肩哉敢問圓丘之狀也其何如矣
廣矣大矣畧可詳矣上崔嵬以鬱律兮外博敞而神麗
逝朱鳥以高蟠兮際瑤魁而邪峙休氣回復乎其椒兮
榮泉滋滲乎其止魑魅不若泯伏於其遠兮神明肅然
離衛乎其邇於是攘之辟之其苗其翳脩之平之其坎
其畷上三陔以積高外四門而疏陞列道糊賴重營界
紫無縮板以作勞不藉罽而昭侈因天質之自然非人

力之攸致率兮似高山之在周邦截焉若隆雝之亘汾
澁及夫涓日肇祀于郊之宮陶匏尚質金石有容璧奠
禘以蒼蒼兮鼎歌雲而隆隆百神服食蔓衍平坎間兮
有司守燎粢爛乎壇中穆穆天子相維辟公咸盛氣以
彊力相升降兮穹崇披大紫之莫莫招翠黃之雍雍合
蕭鄉於欽柴曳高煙乎璇穹塞天淵以隕祉奮光明於
亡窮踐乎已事固有不恭若乃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
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我率乎祖而推本正乎位而升配

使禮動乎上則神饗樂交乎下而人喜畢九州以獻力
罄一純以盡意君子曰觀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所以
因天事天取至誠之為貴則斯丘也實國家集福之清
場事神之寶時國聽之所馮厚靈心之所翔會駐魄寶
於飈歛賁黃圖之方志彼草棲列僊之館像設梵王之
廬豚蹄種祠之託鱗長九淵之居皆祠官之細祀族之
餘尚且落成者鼓吻而極嘆乞靈者舐筆而爭書叛宣
父以語恠溺丘明而好巫獨圓丘歸而遺美寧儒者俗

儻而未之思歟遂作頌曰屹圓壇赫眈眈大盤盤兮君之升帝是饗餐輦而安兮禮無違福不回委如山兮聖繼聖萬斯年長監觀兮

右史院蒲桃賦

宋祁

癸酉之仲夏予授詔脩書寓於右史院紬繹多暇裴回堂除有蒲桃一本延蔓踈瘠垂實甚寡予且玩且惜以爲省戶凝切禁廷敞閑人不天摧禽不棲啄與平原槁壤有間匪灌叢宿莽所干而條悴葉芸不爲時珍何邪

得非地以所宜為安根以屢徙為危封殖浸灌信美非
願因為小賦代其臆對云

昔炎漢之遣使道西域而始通得蒲桃之異種偕苜蓿
以來東矜所從以至遠遂徧殖乎離宮去葱雪之寒鄉
託嶠函之福地並萬寶以均載歷千古而舒粹玩之可
使蠲煩食之足以平志不由甘而取壞迺因少而獲貴
鄙柚苞之輕佻賤蔗境之塵滓粵何人斯殖我於茲託
深嚴之秘署切轆轤之文棖培孤莖以膏壤引柔蔓乎

標枝泉石渠以蒙浸露金莖而泫泫布涼影於月宮獵
重葩於禁颼蔽風廬之岑寂隱肅唱而逶遲彼得地而
逢辰宜欣欣以茂遂奚敷華而委質反慘慘而茲瘁乏
磊砢於當年讓紛華於此世是必野菱非曾掖之翫菲
實異太官之味困枳橘之屢遷嘆匏瓜之徒繫亦猶鬱
柳有性不願栝樅之華海鳥取容非榮觴酒之饋胡不
放之巖際歸之壠陰上敷榮於樛木外結庇於緇林蒙
煙沐霧跨野彌岑豐茸大德之谷棲息無檜之禽保深

根以庇本誠繁實之披心窮天年以善育奚斤斧之可
尋亂曰階藥銜華堂營爭麗枝以萬年為名木以五衢
稱瑞是皆託中涓以進熟荷鈎盾之為地結賞心以自
如非孤生之所冀

五鳳樓賦

梁周翰

伊京師之權輿也遐哉邈乎驗河圖之象按輿地之書
宅禹貢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履建侯之地
為六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派河而渠結坤之絡振乾

之樞星甕櫛堵我民之廬海漕山厓我田之租勢雄跨
胡氣王吞吳茫茫萬國魚貫而趨惟聖皇之受命應期
運而握符光潛躍於龍德踐元亨於帝衢道德何師尊
盧赫胥揖讓何比陶唐有虞英略神武威殫八區封豕
必誅長鯨盡剝虎皮包刃鵠板搜儒墜典皆索闕政咸
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而風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謨
陋宸極之非制稽紫垣之舊圖且曰不壯不麗豈傳萬
世禹之卑宮蓋勿暇之計堯之茅茨非經久之制矧象

魏之縣法伊億兆之所視況我力如天我貲如地不漁
爾民不牟爾利一毫之費差足為易乃詔共工度景之
中因舊謀新庀徒儻功臺卑者豐棟易而隆椽斷而礱
去地百丈在天半空五鳳翹翼若鵬運風雙龍蟠首若
鼇載宮丹楯霞繞神光何融朱楹虹植晴文始烘繡楣
焜燿彫拱玲瓏椒壁塗赭綺窓暈紅雙闕偶立突然如
峰平見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墜而交觸靈景互而相逢
門呀洞缺若天之裂縱舉百武橫駕六轍金鋪爍人光

景明滅舞陽之力莫得而排叔梁之力胡可以挾其下
則冠蓋威蕤劔佩陸離車如流水待漏而馳駕肩排踵
兼蠻渾夷萬衆紛錯魚龍尊卑咸去來之由此競奔湊
於玉墀亶皇風之無外豈朝盈之有時三事庶尹乃拜
表蕭牆謁帝未央以落大壯登訶永昌曰元聖明兮帝
道昌威四海兮君萬方峙高闕兮冠百常赫宋德兮垂
無疆瞻天顏兮獻壽觴願君王兮長樂康帝曰俞哉爾
觴且置當聽朕言庶曉朕意頃於戎馬之暇詳窺歷代

之紀乃知乎夏德之衰璇室自庇商政之壞瓊宮太多
楚王章華一身何寄秦皇阿房二世而棄漢武栢梁孽
火隨熾陳后三閤義師尋至豈非乎禍生於漸欲起於
恣亦如崇飲不已必至昏醉嗜色不已必至乏瘁遷怒
不已必絕人祀窮兵不已必暴人齒甘諛不已必杜忠
義溺讒不已必斥賢智亡國之君未嘗不爾朕皆知之
得以趨避淫於土木雅不如是美其成功良以為愧不
舉君觴恐驕朕志其大者天地所重者神器尾虎足冰

終日惴惴當共重之勿使顛墜謹謝公卿無忘納誨群
臣乃退咸呼萬歲

汴京遺蹟志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汴京遺蹟志卷二十

明 李濂 撰

藝文七

賦

皇畿賦

宋楊侃

有賦家者流欲馳名於當世思著詠於神州忽念前古
深懷景慕誦二京於張衡覽兩都於班固於是輟卷意
慙閤筆心伏讓而謂臣請書簡牘臣辭不獲已而謂之

曰子讀二子之賦而知兩漢都邑之制宮殿之麗而未
知大宋畿甸之美政化之始也予幸得職採風謠官參
儒雅千里之郊圻是巡八使之輶車斯假若夫大邑名
城神臯沃野畫地可記濡毫可寫至於宮禁之深嚴予
未聞也都城之浩穰衆所覩也是故彼述其內子言其
外蓋萬分之舉一難盡述而備載昔者唐綱不振國鼎
將遷俄梁室之革命啓浚都而應天既觀法於左嶠右
隴亦取則於西澗東瀍大矣雄圖昭然聖謨謂陳留天

下之衝要謂大梁海內之膏腴漢祖得之則齊楚之敵
敗亡相繼咸就擒而即誅梁王守之則七國之師不敢
西向盡為馘而為俘實王氣之長在宜萬世而作都也
莫不廣封溝設險固襄平割宋之美田戴邑裂曹之沃
土滑分屬邑之二城陳滅太康之萬戶潁川之鄢陵扶
溝滎陽之中牟陽武咸命落編民於州籍升地圖於天
府故得雄臨九州陋視三輔經營歷於五代法則垂於
萬古皇宋之受命也太祖以神武獨斷太宗以聖文誕

敷平江表破蜀都下南越來東吳北定并汾南取荆湖
是故七國之雄軍諸侯之陪臣隨其王公與其士民小
者十郡之衆大者百州之人莫不去其鄉黨率彼宗親
盡徙家於上國何懷土之不聞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
無廣巷市不通騎於是有出居王畿掛戶縣籍興產樹
業出賦供役者矣豈比夫秦選戶口於咸陽漢徙豪傑
於陵邑魏將實於河南驅冀民而是入也今聖上之在
東宮也尊以皇儲尹茲京邑視政之初民訟雲集莫不

察之以情偽辨之以曲直發伏禁姦親剽繁劇既而桴鼓不鳴豪右斂迹吏不敢欺民用懷德若乃龍樓曉出奉法謹身教民以事父也親拜師傅降禮國儲教民以事師也公退則侍講在前出入則四賓是翼尚老尊學與民為則是時王畿之內易俗移風以至正南面居域中由內及外化行令從是君上德惠素立而正教早崇也若乃銳旅百營高城千雉孫武教陣吳起撫士其齊如林其猛如虎手擊利劍足張彊弩躍馬奪槊投石拔

距入則訓練出無征戰身閒賞厚家有餘羨是故擁彊

兵衛近甸如大郡雄藩為屏為翰者且有九縣

尉氏咸平陳留

雍丘襄邑太康考城東明陽武也

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縈畿

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杜預主計劉晏司漕何貢何

輸吳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太倉積粟紅腐

使彼粒而計之未及我斗量之數成王之庾萬箱以供

未若我千艘往來運江淮而無窮是故備九年之儲充

六軍之給當津處要山積雲入者復有五邑

陳留雍丘襄邑尉氏

咸平也

若乃總戎者貴領專城宰邑者上應列星簿既資

高尉亦秩清率兵守戍者五鎮

建雄義聲園城馬欄萬勝鎮皆置甲士防守有

使臣掌領之

統騎分巡者兩路

府界東西兩路各置都同巡檢二人

城隍之外

遊徼四布

京城四面巡檢各一人

桓桓八臣是警是護

謂東西兩路洎京城

四面巡檢使臣共八人也

郊原膺膺春草萋萋邊烽不警牧馬爭嘶

旣空萬櫪野散千蹄陂閑牧南

汴河已南縣邑長陂廣野多牧放之地

沙

平走西

中年已西地廣沙平尤宜牧馬

一飲空川一齧空原去如霧散

來若雲連地廣馬多古未有焉若乃任土出於民心獻

芹比於古俗園茄早實時果先熟瓜重南門筭宜脩竹
鬻於市兮利既兼倍進於君兮恩必霑沐時或戴勝降
桑螵蛸未鳴野人登麥以先至蠶婦貢絲而已成別有
襄陵之桃楊夏之柿朱櫻宜於谷林丹杏出於尉氏其
或陽鄉千樹之梨扶樂千樹之栗比封千戶之侯亦何
讓於昔日鹹壤宜北鄉之羊野蓂美東邑之豕魚鼈鳧
鴈之盛西有陂兮萬頃菱芡蓮藕之美東沿堤兮百里
其或仲冬之月禮尚進鮮介麋素出於逢澤狡兔復多

於梁園乃命萊田於虞人選徒於司馬四校畢陳六飛
夙駕何千乘萬騎之馳騁滿四通五達之郊野西或過
於圃田之數東或出於平臺之下乃有孟賁之徒烏獲
之類袒裼而來叱咤而至搏虎兕擊熊豕玄豹逆曳白
狐生致復有負羽從獵之人控弦伏獸之士落孤鴈於
馬首貫雙鷗於雲裏然猶示之以三驅之仁寬之以一
面之網不使獸殫於下禽盡於上何長楊之獵自謂於
禽多雲夢之畋敢誇其地廣哉圖書載詳境土斯見開

封則漢志之名邑今二赤之首冠祥符則天書之降年
易新名於舊縣穗秸之入斯為近甸若乃百萬衆之分
營十二市之環城囂然朝夕異彼郊垌其東則有汴水
之陽宜春之苑向日而亭臺最麗迎郊而氣候先暖鸞
轉何早花開不晚瞻太一之清宮壯先朝之命工構宇
煙霞之外出俗囂塵之中效僊人之樓居慕老氏之玄
風青青道邊千畝何田端拱之初藉于此焉黛耜一執
青史千年登蓼隄以東望見高臺之百尺居道之南在

岡之北下有廣場可馳可逐我皇帝初即寶位大閱軍
旅親乘戎輅習戰于此士馬秋勁甲冑晨整止憑軾以
將觀衆無譁而是聽列八陣之形申三令之語肅將帥
嚴部伍頗牧授之以方略韓彭進之以旗鼓失軍容者
戮以徇衆有勇敢者賞而裂土彼上林之馳射驪山之
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其南則有崇崇清壇肅肅齋宮
卜是吉土龜從筮從永奉禋祀郊見昊穹燭此崇展禮萬
世無窮別有景象僊島園名玉津珍果獻夏奇花進春

百亭千榭林間水濱珍禽貢兮何方恠獸來兮何鄉郊
藪既樂山林是忘則有麒麟含仁騶虞知義神羊一角
之祥靈犀三蹄之瑞狡狴來於天竺馴象貢於交趾孔
雀翡翠白鷗素雉懷籠暮歸呼侶曉去何毛羽之多奇
罄竹素而莫紀也忽斷苑牆又連池籞介族千狀沙禽
萬類盡游泳而往來或浮沈而出處柳籠陰於四岸蓮
飄香於十里屈曲溝畎高低稻畦越卒執手吳牛行泥
霜早刈速春寒種遲春紅粳而花綻籜素粒而雪飛何

江南之野景來輦下以如移雪擁冬苗雨滋夏穗當新
麥以時薦故清蹕而親至輦從千官郊陳萬騎既觀穫
以云罷亦宴犒而後已其西則有池鑿金明波寒水殿
鷁首萬艘而壓浪虹橋一道而通輦太液無濫湯之深
靈沼有潢汙之淺時或薰風微扇晴瀾始暖命樓船之
將軍習昆明之水戰天子乃駐翠華開廣宴凭欄檻於
中流瞰渺茫於四面俄而旗影霞亂陣形星羅萬棹如
風而倏去千鼓似雷而忽過則有官名飲飛將號伏波

驤江中之龍避船下之戈黃頭既衆文身之卒且多類
虬龍而似蛟蜃駭鯨鯢而走龜鼉勢震動於山嶽聲沸
騰於江河別有浮泛傀儡之戲雕刻魚龍之質應樂鼓
舞隨波出沒鑾輿臨賞以盡日士庶縱觀而踰月波池
之南有苑何大既瓊林而是名亦玉輦而是待其或桂
折天庭花開鳳城則必有聞喜之新宴掩杏園之舊名
於是連鑣上苑列席廣庭蓋我朝之盛事為士流之殊
榮一派如飛通漕架虛越廣汴湍流之上轉皇城西北

之隅貫都注御溝之口轉漕通廣濟之渠京索導源而
于彼金水名河而在茲其北則瑞聖新名含芳舊苑四
方異花於是乎見百囀好鳥於是乎聞十洲移景三島
分春延旣之設是名天駟伐大宛以新求涉渥洼而遠
致群驅八騎隊數十驥雖輓粟之千車乃嘗秣之一費
彼沙臺之崔嵬聳佛刹之千尺岡阜連延於西南原田
平坦於東北何沙海之飛揚忽到此而止息莫不地多
賢士代出異人何干旄之子子向浚郊而雲臻雖梁多

於長者非安國而不聞過信陵之祠宇想英風而若存
何侯羸之白首尚抱關於夷門遇公子之好賢忽枉駕
而咨詢既同載而過市謁隱屠而駐輪果嘉謀之斯得
救邯鄲而義伸奪晉鄙之十萬終自將而却秦設守冢
而奉祀值漢皇之東巡若乃過陳留之故邑訪地名之
所因蓋二留之分別彼彭城而此陳昔赤帝之起義會
子房而于此始錫賢於上天終受封於茲地既萬戶以
建侯亦千年而崇祀千屯北縣之郭郭三月南河之鄠

市何飛梁之新遷患橫舟之觸柱今之雍丘古曰杞國
民厚風俗土繁貨殖縣之西郊山曰谷林其或花迎野
望煙禁春深景當妍麗俗重登臨移市景日傾城賞心
幄幕蔽野軒蓋成陰暮而忘歸樂不絕音既同歡於萬
室固惜費於千金厥篚織文出於襄邑池濯錦以為名
蜀有江而焉及復有咸平大縣我宋新建因紀年以命
號詔將作而營繕公宇之制甲于畿甸中有大川通闌
帶閭貫都邑而北來走江湖而南會何客棹之常喧聚

茶商而斯在千舸朝空萬車夕載西出玉關北越紫塞
徵尉氏之名本大夫之邑蓋鄭國之上田俾獄官而世
襲何彼樂郊今為畿地爰有仁木應乎嘉瑞二棠合生
雙榆連理槐獨秀而通枝木異類而同氣良宰畫圖而
來聞大尹飛章而奏異莫不召虎殿之宿儒集麟閣之
名士驗彼祥經考乎信史表六合之一家而帝德之光
被也加以地多藪澤利有蒲魚晴澗望晶陂之色山水
觀惠民之渠乃有檝師炭商交易往復素衣化緇漆身

同色行舟則憂瞻雲雨售貨則冬禱雪霜經宋樓而關
征既薄歷朱曲而市稅有常潺潺洎溝渙渙洧水入鄢
陵而碧截原田過扶亭而清映閭里珍貨奔馬欄之道
豪俠聚建雄之市彼東昏之舊城易美號於新室似興
廢之有時而圖讖之預出何以明而代昏符作讖於聖
日考城之人舊俗剛毅鄉出勇夫里多壯士椎埋為姦
任俠尚氣睚眦必報盃間刃起今為畿民禮束化被暴
虎之徒聞義則畏南徂太康淮陽甚邇地宜琅玕家有

蒼翠城過兩扶溝踰二備地既成於工田人不趨於末
利桑成陰而春繁棗結實而秋美問中年之耆民歎魯
恭之仁宰何三異之善政有千年之遺愛遇我后之盛
明西朝拜於園陵瞻路隅之靈廟想前史之嘉名祭以

上公之禮爵以太師之榮若夫八澤

圖經有八澤清口澤管澤鴈澤蓼澤淳澤

卑澤龍澤滑澤

九溝

九溝謂醋溝鵲鳥溝青陽溝泥蓼溝渡沒溝丈八溝浮家溝白馬溝也

二池

青陽連藕

三固

潘固朱固鄭固也按圖經取高阜堅固也

周流原野表界境上宿

萬勝以遙觀見斗門之雙注吸驚浪以橫來絕長隄而

可懼其始也患彼決溢利其填闕溉萬頃之陂澤變千古之島鹵盡若膏腴咸通耒耜有若決漳灌鄴旁之田鑿涇沃關內之土然後疏導入白溝之流會同為漕渠之助彼梁固之在東亦派分於波勢

梁固斗門在萬勝鎮東三十里景德

四年

沿流有一舍之遙則水無寸差之異何一啓而一

閉常若合於符契始注陂而雷聲終入渠而駟逝散濁浪以澄沙廣良田而濟世指陽武以北邁涉博浪之長沙岡斷續以千疊塵飛揚而四遮人迷途而莫辨鳥投

樹以何賒策不進兮我馬輪欲埋兮何車過戶牖之名
鄉乃曲逆之舊里何分社之稱平已宰國而有志經計
相之里中思張蒼之善筭屈柱史以事秦榮列侯而佐
漢宜二賢之靈祠歷千古而輝煥西望河流經帶二邑
高岸山立回灣箭急蟻壤夏漏衝決莫救基根相扶萬
柳千榆興稍畚土常設備禦建營置卒轉粟實庾堅彼
金隄鑒乎前古秋防夏扞守以朝暮冬計春脩役均編
戶岸蟻連航兵屯雨渡阻浩浩之波扼憧憧之路北棹

謳晨南帆落暮惟茲是防非利是務右倚太行橫絕雲
霧夫雍阻二嶠之險洛憑九河之固方之於是彼若平
路過濮水之長渠經封國之舊域寥落兮桐牢之亭湮
沒兮黃池之跡何昔也明誓重重諸侯於此以會同今
也京邑翼翼四方於此以取則涉長垣之塗歷古衛之
境城有婦姑之名人恭孝慈之行嘉孔子之入蒲先宰
予以觀政美大家之東征復農田而發運若乃南瞻潘
里北指蘭岡樹新文於二碑易美號於兩鄉因東封之

行幸感瑞應之非常忽有鳴唳降于穹蒼丹頂未辨於
煙際玉羽已穿於仗旁九其數象君道之體陽再而降
符帝運之重光何德動於上天而道盛於前王也如是
哉客既聞臣之說而知漢以宮室壯麗威四夷宋以畿
甸風化正萬國彼尚侈而務奢此歌道而詠德乃曰使
孟堅可作平子再生讀子之賦不敢復談于漢京也

汴都賦

周邦彥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

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為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
乃名為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杞歸我有宋民
之戴宋厥惟固哉奉迎鑾輿至汴而止是為東京六聖
傳繼保世滋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含牙帶角莫不得
所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
弗能究宣無以為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
餘事之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于今稱之矧皇居
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既倦遊乃崎嶇遭迴造於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燁煥爛心駭神悸瞋瞞而不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衍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袪局局然嘆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蔽席隱茅未游乎廣廈誅草鉏棘未擷乎蘭葭披褐挾蘊未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乎發微子姑然有赧色曰臣翱翔乎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反戶北欲徹幽都所謂

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類辯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罔象試移此辯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為家今走絕徼地掩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殊揭鍵制樞拱衛環周共安乘輿而此汴都禹畫為豫周封鄭地背觴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為次惟逢澤之固境昔合縻之所至芒碭

渙渦截其面金隄玉渠累其脊雷夏灘沮繞其脇壘丘
訾婁夾其腴梁周帝據而麋沸唐漢尹統而寧一故此
王國襲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
方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為市分疆十同
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基融而壯
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域而體極立土圭而測晷
蜀險漢全荆惑閩鄙推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不迫華
而不侈環睇職於郡縣如岫嶠之迤邐觀其高城萬堆

埤堦鱗接繚如長雲之方舒屹若崇山之礪礎坤靈因
巋負而跼蹐土恠畏權壓而妥貼靡胥不可縋而登爵
鼠不可嚼而穴利過百二嶮踰四塞鄙秦人之踐華陋
荊州之却月須捷步與超足矧蹢躅與蹢躅闔城為門
二十有九瓊扉塗丹金鏞鏤獸列兵連卒呵夜警晝異
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
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輦互人不爭險易劇驂崇期蕩
夷如砥雨畢而除糞夷第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遺者惡

拾而恣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怵惕殊異羊
腸之詰曲或踈蹠而折轡顧中國之闐闐叢背贅而為
市議輕重以莫賈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環富備九
州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贏而去匱萃駟儉於五
均擾販夫於百隧次先後而置叙遷有無而化滯抑彊
賈之乘時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窳器欲商賈
之阜通乃有廛而不稅銷卓鄭倚陶之殖貨禁乘堅策
肥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為矧敢婆娑而為戲其中則

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桂藁穀
絲帛布縷鮑鱉鮑釀鹽醢或居肆以鼓鑪索或鼓
刀以屠狗彘又有翳無閭之珣玕會稽之竹箭華山之
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
皮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
不有不可殫紀若夫帝居安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北
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眾愚遐
望而相吞天河群神之闕紫微太一之宮擬法象於穹

昊敞閭闔而居至尊樸桷不斷素題不斲上圓下方制
為明堂告朔朝歷頒宣憲章謂之太廟則其中可以敘
昭穆謂之靈臺則其高可以觀氛祥後宮則無非員無
錄之女佞倖滑稽之臣陋甘泉與楚宮繆延壽與阿房
信無益於治道徒竭民而怠荒故今上林僊籞不聞乎
鳴蹕瓠鬴歲久而苔蒼其西則有寶閣靈沼魏哉泛灩
繚以重垣防以回隄雲屋連簷瓊欄壓墀池水則溶溶
沄沄洋洋湜湜涵潤滉漾瀟灑浩漾微風過之則瀾汎

次子可事人

杞豫章句科扶疏蔽帶竦尋集弱椅施挈枝刺條條幹
蟠根矯躩鱗傲其下則有申葉蘭茝云夢荃蓀髮布絲
勻馥郁清芬其氣襲人上方欲與百姓同樂大開苑圃
凡黃屋之所息鸞輅之所駐皆得窮觀而極賞命有司
無得彈劾也於是則有絕世之巧凝神之技恍人耳目
使人忘疲是故宮旋室浮艫艦移也蛟螭蜿蜒千橈渡
也虓虎瞽臚角觝戲也壘流電掣弄丸而揮劍也鸞悲
鳳鳴纖麗歌也鴻驚燕居綽約舞也霆震雷動鈞天作

也犇馬駟駿群馬闐也轡輶輅輻萬車轍也灑天翳日
揚埽盭也杭山蕩海歡聲同而和氣浹也震委蛇而唬
罔象出鮫人而舞馮夷者潛靈幽恠助喜樂也若迺豐
廩貫膚既多且富永豐萬盈廣儲折中順成富國星列
而綦布其中則有元山之禾清流之稻中原之菽利高
之黍利下之稌有藁有芑有秬有秳千箱所運億廩所
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砥如京如岡如阜
野無菜色溝無損瘠攜拾狼戾足以厭鰥夫與寡婦備

凶旱之乏絕則有九年之預又將敦本而勸稼開帝藉
之千畝良農世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應三時而
就緒蹠鍤閼灌畷雨霑孰任其力侯彊侯以千耦其
耘不怒自力疏邀其理狼莠不植奄觀堅早與與薿薿
溝塍畹畦亘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陿荒瘠化為好
時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為渠並洛而趨昔在隋葉
禩丁大業欲為流連之樂行幸之游故鑿地導水南抵
乎揚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鳳榻徒見

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丘顧資治世以為利迄今抗筏
而浮舟桃花候漲竹箭比駛洶湧渥潏瀉沸漑掬防
巖岸澹濶迅邁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掀萬石之
巨艤比坳堂之一芥舵艣不時而相值篙師鼃拱而俟
敗智者不敢睥睨而興作綿千禩而為害豈積患切病
待聖人而後除邪厥有建議導河通路引宜禾之清源
塞孽華之渾濁覺廣隄而節暴紆直行而殺虐其流舒舒
經炎涼而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

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舳舻相銜千里不絕越舠吳舳
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鏜鈐人
安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伍控弦貫石
動以千數其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靖
宣効吐渾金吾擲颶萬勝渤海廣備雲騎武肅材能蹶
張力能挾輶投石起距索鐵伸鉤水執龜鼉陸拘羆貅
異黨之寇大邦之讎電驚雷擊莫不繫纆而為囚於是
訓以鸛鵝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中虱貫牢敵

札揮鉞擲鏃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則犀利金角丹漆
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遴棄惡弱割蛟革以連函劇兇貉
以為弭剽魚服以懷鰥百工備盡鉅磨鏤削其成鑒銅
而銀鑢植之霜凝而電爍故有彊衝勁弩雲梯輦車脩
鍛延鏃鈇戈允父繁弱之弓肅慎之矢谿子之弩夫差
之甲龜蛇之旄鳥隼之旗軍事蚤正用戒不虞其次則
有文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寺為九殊監為五左選為文
右選為武曰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更

唐之故補弊完罅剔朽焚蠹人夥地溥事若織組滋廣
莫治曹魯成蠱纖弱不除將勝戕斧雖離婁之明目迷
簿書而莫覩豪胥倚文以鬻獄庸吏瘞官而受侮各懷
苟且以逃責孰肯長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紛
訟牘於庭庀繫繫因於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
議而軋沕各矛盾而齟齬於是合千司之離散儼星羅
於一字千梁負棟萬楹鎮礎誅喬松以為煤空奧山而
斲楮官有常員取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前

按後覆譬如長蛇扶其脊脅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飛
檄乎房闈應答乎秦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綴緡而得緒
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遺乎一羽於是宣其成式
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世作矩至若儒宮
千楹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褒衣博帶盈仞乎其中士之
匿華鏹采者莫不拂巾袵褐彈冠結綬空巖穴之幽邃
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齒文旄羽翮世所罕見者皆傾
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湛泳乎道實沛然攻堅而大

叩先斯時也皇帝悼道術之沉鬱患詁訓之荒繆諸子
騰躡而相角群言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挈
俗學之蕪穢詆淫辭而擊摺滅冥冥之熒燭仰天庭而
覩畫同源共貫開天發部於是俊髦並作賢才自厲造
門闡而臻壺奧騁辭源而馳辯囿術藝之場仁義之數
溫風扇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辭結糾榮名之所作
慶賞之所誘應感而格駒行雉响磨鈍為利培薄為厚
魁梧卓行撝鋒露穎不驅而自就復有珮玉之音籩豆

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溢目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虞
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復覲
又有律學以議刑制算學以窮九九舞象以道幼穉樂
德樂語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聖
之宮是為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之所
掄萬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飛霧吁氣如雲鼙鼓弗勝
靡有諗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盤黃壚上赴
北辰藻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腫朧往來葱葱鬱鬱

鬱而氤氲其內則檐棹椽題朱檻楹栊閤拱闥闥屏宇
閭闔聳張矯踞龍征虎蹲延樓跨空甬道接陳黝堊備
盥燦爛詭文菱阿芙蓉之流漫驚波迴連之灑滅飛僊
降真之縹緲翔鸞鷟之氈毼地必出奇土無藏珍球
琳琅玕璫璣瑤琨流黃丹砂玳瑁翡翠垂棘之壁照夜
之嬪鵠象鬣角削犀剜玉鏤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煥
赫璀璨錯輝映繁星有爛彤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碩輔
書太常而銘鼎彝者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瑰形瑋貌

文有伊周武有方召猶如蹇諤以立朝圖寧社稷指斥
利害踟躕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儼極
大定輝德熙文衍慶美成繼仁治隆之名重瞳隆準天
日炳明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輶扶衡儀仗
衛士填郭溢城于時黔首飈集百作皆停地震嶽移波
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惟聞
咨嗟嘆異之聲於是山壘房俎犧樽竹籩踐列於兩楹
瞽史陳辭宰祝行牲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犁駢登

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歷受朝萬方
大慶新聞于時再鼓聲絕按稍收鎬儼三衛與五仗森
戈矛與及戟探平明而傳點趣校尉而唱籍千官騶列
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辨也撞黃鐘以啓樂合羽扇以
如翼欣飛導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煙既升寶
符奠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顏而可覲羌夷束髮而蹈
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奏靈物之充斥群
臣乃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奠尚食酌酒樂

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舞有天下大定盛德升聞飲食
衎衎燔炙芬芬威儀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譁而有文故
無族譚錯立之洞衆躡廣布武之紛紜蓋天子以四海
為宅有百姓而善群建內不灑掃而行禮則天下雲擾
而絲棼故受玉而情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傲知若教
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為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為犧
象之出門賦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答奏肆夏大明而
穆子不敢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王

享士貴以殽蒸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
為帝之尊豈治朝之禮物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舉
隆典而定彝倫者也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六英采
齊肆夏簫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伍氏之鐘無句
之磬鏗鏗鏗鏗和氣薰蒸于以致祖考之格于以廣先
王之聲昔王道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毀矇瞽
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管之教嘈
文侯聽淫聲而忘倦桓子受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譏

於鄆仲尼乃忘味於韶故使制度無考中聲浸消非細則擻非庠則高惟今也求器得耕野之尺吹律有聽鳳之簫或灑或離或鼓或鶩或鏞或棧或筭或筭衆器俱舉八音孔調鸞鷟離丹穴而來集鳴嗃嗃而舞脩禱又有寶旅已渝之舞傑休狄韞之倡遠人面內而進技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魯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時脩職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貨龜貝厥

幣錦繡厥服絺綌絺絺貢羽毛祀貢祭物嬪貢絲枲物貢
所出器貢金錫礪砥砮丹鉛松惟石惟金三品惟土五
色泗濱浮磬羽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隋韭
肆陳乎殿陞豐苞廣匱亟傳乎騎驛連檣結軌川咽塗
塞邪觐終歲而不息至於羗氏隸翟儋耳雕腳獸居鳥
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拽馴獸以致於
闕下者旁午乃有帛氎罽毼蘭干細布水精琉璃軻蟲
蚌珠寶鑑洞膽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齊國所不覩者

如糞如壤輅積乎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獒於
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現奇於深阻蓋徼外能率
夷種來以修好則中土當有聖人出而寧寧然皇帝不
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於嶰巖之山沉玉於五湖之川
洞鄂之劍乃入騎士之鞘齧邾之馬或服鼓車之轅至
於乾象表貺坤維薦址靈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背鐫
蛭蜺抱珥鳴星隕石恠飈變氣垂白鮐背者不知有之
況能言孺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穹龜負圖龍馬載文

汾陽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獸簫聲之禽同穎之禾旅
生之穀游郊栖庭充畦冒時非煙非雲簫索輪囷映帶
乎闌角葱蔚乎城壘鷖鳥不攫猛獸不噬應圖合牒窮
祥極瑞史不絕書歲有可紀發微子於是言曰國家之
有若是歟意者先生快意於吻舌而及此邪先生曰國
家之盛烏可究悉雖有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日危坐
抵掌而譚猶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亦
知夫所以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曰

顧聞之先生曰繫此寰宇代挾代廣更張更弛黃帝都
涿鹿是為幽州少昊都窮桑乃今魯地伏羲都陳帝
嚳都亳堯都平陽乃若昊天而授人時舜都蒲阪乃觀
群后而輯五瑞公劉處豳而兆王業之所始太王徙邠
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豐方蒙難而稱仁武王治鎬
復戎衣而致乂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用及
其衰也亦三百餘年而五伯更起星離豆割各據穀兵
以專列彊侯脇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經費天下日蹙

而日裂中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謀為上雌雄相噬孰有長距孰有利背兵孰先選糧孰夙峙孰有翹關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素德孰有彊倚孰欲報惠孰欲雪恥或奉下邑以賂讎或舉連城而易器骸骨布野介冑生蟻肘血丹輪馬鞍銷髀勢成莫格國墟人鬼噫彼土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弛秦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臯天邑以先得者為上計其他或左據函谷右界褒斜號為百二之都東有成臯西有

峭澗定為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興泗上之健
吏扼襟控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為金湯役諸侯為奴隸
拓境斥地輟輶荒裔東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繞幽陵南
裹交趾厥後席治滋永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啓戎或朋
淫而招宄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就斃盧令日
縱而不紕鷺翮厭觀而常值睚眦則覆尸而流血愉悅
則結纓而珮璫粉墨雜糅賢才逆曳腫微疥黏而竊肉
食賊臣迴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為大尾

而不掉或為重脰而屢蹊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無
用於揚燎冠冕不朶於執贄天維披裂地軸杌榼群生
隼難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曳輦可以
陟崇巘設澍可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哆其
地而進戒於吳起蓋杜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起於
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大行左洞庭而右彭蠡發
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轂如摘之會極
其砮輦者天與之昌其闕砮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所

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
彊故將吞楚也白蛇首斷於大澤將繼劉也雄雉先雥
於南陽龍棬出櫝而壓孤隱亡周之語辱收襲門而天
帝貽刑號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皆聽
乎彼蒼故鯨鯢勸解決一死於吻血兕虎闐關踐巍嶽
為平崗蹂生靈如蹋塊簸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抉目而
折骨其成也頂冕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沛澤
而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生曰

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所議者烏乎可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乎地欲得險勢欲參德迫隘卑陋則無以容萬乘之扈從供百司之廩餼據偏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貢職平道理之遠邇撫原申區割宅制里走八極而奔走正南面而負宸舉天下於康達力士韉缺而不敢取貪夫汗縮而不敢睨者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南太華之固背負清渭濁河之注搃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變而萬卒立具然

而布衣可以窺隙而試勇匹夫可以爭衡而號呼彼天府之衍沃適為人而保聚此以地為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為神造之域天設之阻大哉炎宋帝眷所矚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呂梁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孤飛句望浚深之岩谷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須好賜匪頒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群臣稍廩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不解纍刃不離韜秉鉞匈奴而單于奔幕

抗旌西轅而冉駹螳伏南夷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蒞
醢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弁削左衽而曳華服逆節躑
躑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耽耽帝居如森鋌利鏃
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頌聲溢乎家
塾伊昔天下阡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嗥豺當路帝懷
寶歷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藝祖圖緯協期謳謠扇
孺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螽超而蠅附玉帛駿奔者萬
國冠冕充塞乎寰宇絕塞稅鎧而免鞫障壘熄墜而摧

櫓拜檻神威有此萬旅奕世載德茂聞過舉髮櫛禾耨
子携稚哺擊菓懋穗拔惡鑒無鉏觚角之磣刻荆攬槍
而牧圉爰暨皇帝粉飾朴質稱量纖矩鍠鍠奏廟之金
玉璨璨夾楹之簠簋訓典嚴密財本豐阜刑罰糾虔布
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草竊還業而斂
迹大道四通而不廐車續馬連千百為群肩輿捆載前
卻而後阻搏壤歌嘏者萬井未聞歌嘍而告瘡雖立墳
為界其誰敢擗膊以批捍况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

之壯容未嘗觀其輿也且宋之初營是都也上睇天時
下度地制中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
以法士垣以大師屏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
為路以禮為門鍵鑰以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周裹以
恩乃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桓社稷臣也有榱其桷
衆材會也有闈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陽達厥聰也其
檻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據也其陛則崇止陵
踐也其極則隆帝居中也邑都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

意自足乃駕六龍乘德輿光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
下觀乎學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邁妙技
皆作見者膽碎乃使力士提挈乎陰陽搏掄乎剛柔應
乎成器方圓微碩或粉或由隨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
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之
盈昃尋天潢之流汎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壘之
次奪雷公之枹收風伯之鞴一瞬之間而甘澤霽霈囚
孛孳於幽獄敷景雲而黯靄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無

閔如此淫樂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
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為我已孰釐我載
茫茫九有莫知其界客乃覩覩然驚拳拳然謝曰非先
生無以刮吾之矇藥吾之瞶臣不能究皇帝之盛德謹
再拜而退

按黃文獻公曰周都官為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
雖以樓宣獻公之博洽而為之音釋其弗知而闕
焉者蓋多矣余觀是篇鉤竒摭隱誠如黃公之言

讀者細考韻書可也

汴京遺蹟志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汴京遺蹟志卷二十一

明 李濂 撰

藝文八

五言古詩

詠懷詩

魏阮籍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
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
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
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
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
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

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效阮公體

梁江淹

昔余登大梁西南望洪河時寒原野曠風急霜露多仲
冬正慘切日月少光華落葉縱橫起飛鳥時相過搔首
廣川陰懷歸思如何常願反初服閒步潁水阿

遣懷

唐杜甫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
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

雖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與高
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
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鶩空相呼先帝正好武
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
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
辭大鑪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歿再
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
區不復有顏鮑繫舟臥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按唐書本傳云甫嘗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
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公作是詩時高李已
沒末句撫孤蓋謂高李之後也

宋中四首

高適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跡惟高臺寂
寞向秋草悲風千里來

二

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時

清更何有禾黍徧空山

三

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君王不可見脩竹令人悲九月桑葉盡寒風鳴樹枝

四

登高臨舊國懷古對窮秋落日鴻鴈度寒城砧杵愁昔賢不復有行矣莫淹留

大梁行

唐堯客

客有成都來為我彈鳴琴前彈別鶴操後奏大梁吟大
梁傷客情荒臺對古城版築有陳跡歌吹無遺聲雄哉
魏公子疇昔好羅英秀士三千人煌煌象列星金槌奪
晉鄙白刃刎侯嬴邯鄲救趙北函谷走秦兵君王闇且
昧忠信莫之明間諜忽來及雄圖靡克成千齡萬化盡
但見秋水清舊國多狐兔夷門荊棘生蒼梧彩雲沒汲
浦綠池平聞有東山去蕭蕭班馬鳴河洲寒宿莽日夕
淚沾纓因之唁公子慷慨歌此行

汴州離亂後憶韓愈李翱

孟郊

會合一時笑別離三斷腸殘花不待風春晝各飛揚歡
去收不得悲來難自防孤門清館夜獨臥明月牀忠直
血白刃道路聲倉皇食恩三千士一日為豺狼海島士
皆直夷門士非良人心既不類天道亦反常自殺與彼
殺未知何者臧

寄大梁諸友

韋應物

分竹守南譙弭節過梁池雄都衆君子出餞擁河湄燕

謔始云洽方舟已解維一為風水便但見山川馳昨日
次睢陽今夕宿符離雲樹愴重疊煙波念還期相敦在
勤事海內方勞師

大梁亭會李四栖梧作

韋應物

梁王昔愛才千古化不泯至今蓬池上遠集八方賓車
馬平明合城郭滿埃塵逢君一相許豈要平生親入仕
三十載如何獨未伸英聲久籍籍臺閣多故人置酒發
清彈相與樂佳辰孤亭得長望白日下廣津富貴良可

求竭來西入秦秋風旦夕起安得客梁陳

汴州別韓愈

孟郊

不飲濁水瀾空滯此汴河坐見遶岸冰盡為還海波四
時不在家敝服斷線多遠客獨顛顚春英落婆婆汴水
饒曲流野桑無直柯但為君子心歎息終匪他

黃河

宋梅堯臣

積石導淵源云云瀉崑閬龍門自吞險鯨海終涵量怒
洑生萬渦驚流非一狀淺深殊可測激射無時壯常苦

事隄防何曾息波浪川氣迷遠山沙痕落秋漲槎沫夜
浮光舟人朝發唱洪梁畫鷁連古戍蒼崖向浴鳥不知
清夕陽空在望誰當大雪天走馬堅冰上

汴渠

梅堯臣

我實山野人不識經濟宜聞歌汴渠勞謾綴汴渠詩汴
水源本清隨分黃河支濁流方已盛清派不可推天王
居大梁龍舉雲必隨設無通舟航百貨當陸馳人肩牛
騾驢定應無完皮苟欲東南蘇要省聚歛為兵衛詎能

削乃須雄京師今來雖太平盡罷未是時願循祖宗規
勿益群息之譬竭兩川賦豈由此水施縱有三峽下率
皆麤冗資慎莫尤汴渠非渠取膏脂

劉原甫觀相國寺淨土楊惠之塑像吳道子畫
又越僧鼓琴閩僧寫真子解其詫

梅堯臣

吾儕來都下將踰三十春不聞此畫塑想子得亦新茲
寺臨大道常多車馬塵設如前日手晦昧已惑人曷分

今與古曷辨偽與真閩緇圖鳳姿越釋彈龍唇但知五彩爛徒謂五音淳孰識商聲高孰驚眸子神不能評譜品索玉翻成珉二君才調高言若羽翮振將令尋常工千歲傳不泯

同次道游相國寺買得翠玉嬰一枚

梅堯臣

古寺老栢下叟貨翠玉嬰獸足面以立瓜腹肩而平虛能一勺容色與藍水并我獨何為者忽見目以驚家無

半鍾畜不吝百金輕都人莫識寶白日雙眼盲

汴堤鶚

梅堯臣

古堤多長榆落英鶚眼小其下迅黃流其上鳴黃鳥安
知舟中人黑鬚日已少千里歸大梁玉笙聞窸窣終朝
不成曲幽響在林表莫羨沙路行金鞭馳裊裊

過開封古城

梅堯臣

荒城臨殘日雞犬三四家豈復古阡陌但問新桑麻頽
垣下多穴所窟狐與蛇漢兵墮銅鏃青血為土花

同江鄰幾龔輔之登吹臺有感 梅堯臣

在昔梁惠王築臺聚歌吹笙簫無復聞黃土化珠翠當
時秦兵強今亦歸厚地我與諸賢良舉酒莫言醉曾誰
問孟軻空自有仁義

聞子美次道師厚登天清寺塔 梅堯臣

二三君少壯走上浮圖巔何為苦思我平步猶不前苟
得從而登兩股應已攣復想下時險喘汗頭目旋不如
且安坐休用窺雲煙

送逐客王勝之不及遂至屠兒原

梅堯臣

犯霜出國門送客客已去
猶意行未遠策馬過寒戍
川長不見人沙沒前岡路
始聞雲木深忽逢朱亥墓
金鉤一報恩義烈垂竹素
何須文學為寄語長沙傅

和公達過潘樓觀七夕市

司馬光

織女雖七襄不能成報章
無巧可乞汝世人空自狂
帝城秋色新滿市翠帶張
偽物踰百種爛熳侵數坊
誰家

油壁車金碧照面光土偶長尺餘買之珠一囊安知杼
軸勞何物為蠶桑紛華不足悅浮侈真可傷

年駝岡關馬

江休復

牧馬散近坳閱視乘高秋駝岡似沙苑堆阜帶川洲坡
陲故梁城縈薄西南陬連棚映林樾星羅倚層丘回風
吹陣雲奔騰歛來游野性脫羈馭飲齧遂所求腹幹頗
肥張鬱怒何彪休群毆驟麋鹿逸勢凌蛟虬軍戎選輕
捷和鑾御調柔毛物有千名衆美歸驊駟梁王愁思臺

佛刹居上頭，竭來一憑眺。
遺墟莽悠悠，信陵骨已朽。
巖穴誰見收，當時英豪輩。
事遂東波流，置酒臨風軒。
聊以紓煩憂。

介亭

孫覺

真人昔未起，奔鹿駭四方。
連延天目山，兩乳百里長。
有地跨江海，無種生侯王。
中霄燎穹昊，列石表壇場。
朱旗大梁野，英氣吞八荒。
寥寥百年後，故物亦已亡。
所餘彼巉巖，巖峯顛屹相望。
主人承明老，星斗工文章。
築亭紫霄

上坐客蒼株旁攀雲弄明月曉星生扶桑禹山隔波濤
簡書永埋藏願逢希夷使水土還故常

朱亥墓

蘇軾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塚稱屠兒平
日輕公相千金棄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字寄當時魯史
盜齊豹求名誰復知慎無怨世俗猶不遭仲尼

曉放汴舟

黃庭堅

秋聲滿山河行李在梁宋川塗事雞鳴身亦逐群動霜

清魚下流橘柚入包貢又持三十口去作江南夢

汴河雨後呈同行馬秘書

陳師道

雨霽晚虹收河堤淨如掃清陰拂人樹翠色垂流草漢
漕走王都華言雜夷獠時方同馬生野泊聊論道
汴水斗減舟不能進因寄彥國舍人

陳師道

朝落幾寸水暮長幾寸沙深灘鰲背出淺浪龍鱗斜秋
風忽又惡越舫嗟初閣坐想掖垣人猶如在寒廓

八角井

劉敞

誰鑿八角井不方亦不圓此地饒美水此井獨苦泉泉
甘常不渴泉苦更永年浪得世上名對之還慨然

信陵館

金雷瑄

閒過信陵館有懷信陵君君去日已遠誰憐抱關人徑
携一壺酒往酹公子墳墳科久已平其木幾為薪泉扉
鎖長夜千載不復晨昔為賢俊游今為狐兔隣豪貴竟
安在念之心如焚有生會歸盡但恐後無聞此意不可

必且醉梁園春

大梁懷古

明劉基

昔有信陵君乃在大梁城親為貴介弟位冠諸侯卿傾
家待國士倒屣延豪英詣門謁朱亥虛左上侯嬴袖鉞
奪兵符救趙蜚英聲河外走蒙鵲宗社賴扶傾于今不
可見寂寞傷人情

二

在昔信陵君勞謙實宏度好士天下稀賓客遠傾慕救

趙奪兵符掃清邯鄲霧歸來全大梁秦甲龍言東顧魏王
木偶人朽心自成蠹讒言一以入危石不可據日落西
河陰歌章怨零露

落日汴隄上

汪廣洋

落日汴隄上奄忽浮雲馳草樹遍原野茫茫天四垂上
有鳥嚶嚶下有塚累累世故念衰絕焉知埋者誰孤隋
昔撫運恃安忘險危乃以耳目私遂令骨肉疲骨肉日
以疲耳目日以虧平陸變滄海中途歌黍離持此鬱冲

襟涕下莫能揮

青城

李禎

炎宋尚簡質郊立布為墻九門謹闔闢萬卒嚴周防暫
置弗勞杵權施豈須隍縣延逮宣政驕盈更典章版築
易縷制墉壕固金湯袞龍狩沙磧泥馬奔錢塘奢侈諒
宜戒播辱尤所傷陶匏薦明水維馨仰前王

登大梁故城

李夢陽

登高與處卑由來慮多端登高尚寡悰處卑焉能懼以

茲歷荆榛褰衣躡巔岼土壕帶陰風樓櫓危急湍崖岸
苦崩奔散葦何漫漫周望鮮故物俯察多憂嘆潛魚葺
其鱗驚鳥無停翰雲浮誠不任淵沉諒何難紉附岩穴
棲斯地非我安

艮嶽十六韻

李夢陽

城北三土丘揭嶂對堤口黃蘆莽瑟瑟疾風鳴衰柳云
是宋家嶽豪盛今頽朽我聞帝王富東京實罕有鑿池
通嵌竇移山媚戶牖岌業樓觀合歛吸風雷走崖陰翡

翠吟海窟蛟鼉吼燕趙矜麗人搜剔充妃后君臣互沉
湎斯道詎能久嗚呼花石費銖鎰盡官取北風卷黃屋
此地竟誰守迢迢五國城二龍回其首向使任忠良邦
國得滅否余來值寒暮悲歌坐林藪狐狸竄古壘破瓦
沒藜莠孤城峙我前蒼蒼日將酉

正德四年七夕上方寺作

李夢陽

逸人厭囂俗達士樂閒勝乃茲城中林而非車馬徑積
雨豁新霽雲石掩秋映微陽下孤塔潦水夾明鏡已疑

塵寰隔况覩蓮方淨豈惟慕真覺亦以叩詮證玄蟬共
西夕浮雲本無定

戊寅早春上方寺

李夢陽

逾年固涉茲過之門巷疑匪畏霜露辰肯與春事期徑
蘭芊故叢苑松發新蕤陟丘念廢居升危眺回漪抱以
幽曠豁情緣悽愴移驚風遞虛塔振振空廊悲得遣復
安較勞生良爾嗤

梁臺懷古五首

李濂

晨出南薰門駕言登吹臺鄒枚骨已朽梁王安在哉吁
嗟歌舞地樵牧令人哀

二

世運幾興廢宮殿皆蕪沒汴水無停波歲月去超忽不
見古時人荒臺上新月

三

梁苑久云廢梁臺亦已頽當日脩竹園寂寞孤兔馳秋
風吹禾黍異代使人悲

四

我登梁王臺臺平臨古陌夷門一夜雨秋草滿川碧不
聞歌吹聲孤遊旅愁積

五

柳色古臺煙遺宮今作田梁州三月暮楊花飛白綿載
酒登遊日猶疑賦雪天

汴京遺蹟志卷二十一